

一条河流的冬天

■钟读花

如果说，一个湖泊，是一座城市的眼晴；那么，一条河流，就可以说是一个村庄的一条流动的血脉了。那一条“血脉”，给一个村庄注入了生命活力，使一个村庄充满了灵性和欢喜。

所以，纵是在冬天，每次回乡，我也喜欢到村南的白浪河，走一走。清赏那白浪河，河岸的枯，天空的净，河水的瘦。

白浪河岸，多白杨树。冬天里，树叶落尽，原先遮天的景象，变得一派疏朗明净；岸上，草已枯，草梗僵硬如铁丝，西风下，落寞而萧寂。仰首望天，枝条瘦硬，戳向天空，倒是愈加伸展出天空的广袤和清远。

冬天的白浪河，河水不再泛滥，不再浮躁，而是紧紧地将自己收缩到河床的中间，清浅一溪。尚未封冻的日子，河水潺湲地流着。寒意澈澈，却是异常的清亮，你能看清水底那些沉积的树叶。树叶，是从岸上，被风刮下的。沉在水底，并没有完全腐烂，只是变得有些黑，黑中却依然透着上个季节的明亮。似乎只是在沉睡，每一片树叶，都在做着一棵树的梦。一簇簇的苕菜，倔强地伸展到腐叶的上面，油油地绿着，愈加映衬出河水的清寒。河水中，依旧有鱼儿在游，多是一些小小的麦穗鱼。鱼，在浅水处自由嬉戏，见人到来，便扑楞楞地钻到苕菜丛中去了。

河水封冻的时候，更是有趣。放眼望去，封冻的白浪河，蜿蜒曲折，像一条白色的游龙，有一种非凡的气势。回首看看村庄，村庄，仿佛，就是骑在龙脊上了。村子里的老人，似乎特别喜欢这种景象，他们觉得，这里面有一种吉祥的预兆，是一个村庄腾达的隐喻。

行走河面，我会像一个孩童一

样，轻轻地滑出，河面上，划出一条浅浅的印痕，这印痕，又让人产生一种温情的感觉。冰，是透明的。有时候，我会蹲下来，仔细地端详水下的景象。看冰下那黑色的砾石，看冰层下，依然绿着的苕菜；看一条小鱼，被冻结在冰层里，像是安稳地睡去了，在做着夏天的梦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样一些景象，每每引起我的怀想，让我想起小时候，自己与白浪河的那些事情。那时候的白浪河，尚未经过修整，河道更加弯曲，河道上冲积出了许多水湾，一湾一湾地团着，积水极深。我们家住在村南，距离白浪河只有几步之遥。每天早晨，一起床，父亲就喊道：“去，洗脸去。”于是，我们兄妹，就相偕来到白浪河边，用石块砸开冰层，捧水洗脸。遵照父亲的指导，用力地揉搓，直到将小脸揉搓的火辣辣的为止。所以，那些年里，尽管天气特别寒冷，村中的许多小孩子都冻了脸，我的脸却是从未冻过。我的脸，总是红润润的。这大概就是常用冰冷的河水洗脸，带来的好处。其实，那时候，也并不是因为家庭太穷，没有热水洗脸，可父亲就硬是让我们跑到河边砸开冰层洗脸。现在想来，父亲一定是特意以此来锻炼我们的意志的。

晴好的天气，我们会到白浪河去钓鱼，找一个大的水湾，将冰层凿开一个洞口。钓具极其简单，一根白麻绳，拴一个吊钩，吊钩是用母亲平日里做针线活的直针弯成的。由于冰下缺氧，游动的鱼儿就喜欢集中到砸开的洞口处，所以，每次垂钩，总会大有收获的。鱼，多为鲫鱼，或者麦穗鱼。冬天里，能喝上自己垂钓的鲜鱼汤，真是享受极了。

若然落一场大雪，整个白浪河，就被积雪覆盖了。白浪河，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的棉被。河，很沉稳，很静寂，安详如处子。

长空雁叫霜晨月

■江初昕

寥寂的夜色，月光如水。我独自一人散步郊外的乡间小路上，初冬的田野仍然充盈着丰收后的气息。小路两旁落叶沙沙，小草似乎还在与风霜严寒抗争，仍旧枯黄挺立的样子。风摇动叶片，从上面悠然坠落一滴露珠，在乱草覆盖的小径上散步，刚踏进几十步，鞋面便被这寒夜的露水打湿了。

正彳亍而行时，猛然听到上空有“嘎嘎”的叫声凌空而至，仰头一看，是一群大雁排着“人”字形从头顶从容飞过。我停下了脚步，驻足观看：凄冷的月色中，大雁展翅奋力向前方飞翔，它们相依相顾，紧紧相随，不离不弃。不知疲倦朝着心定的目标而去，努力完成一个迁徙的故事。大雁南飞时，那四野横陈的霜色，早已凝结成水烟浩淼，繁花不在似锦，坡草无力伏地。

雁在我国古代诗词中引用最多的鸟类，这是人与自然在诗词中的有机融合。文人则往往用大雁寄托相思别恨或表达凄凉孤独之情。古代有鸿雁传书的故事，加上雁有迁徙和群聚的习性，于是雁成为文人墨客点缀场景的道具抒发情怀传达情感的天使媒介。

李颀《送魏万之京》：“鸿雁不堪愁里听，云山况是客中过”；高适《送李少府》：“巫峡啼猿数行泪，衡阳归雁几封书”，写出了客旅身处异乡，

望着迁徙的大雁，饱受相思之苦的煎熬，弄得柔肠寸断；李白《宣洲谢朓楼饯别》“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”，卢纶《奉和太常五御春对月见寄》“露如轻雨月如霜，不见星河见雁行”，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，空怀幻想的悲伤情调。

在大雁南飞时，总能看到低哀鸣叫着的景象，尽管那哀鸣会让人联想起落叶飘散，满目苍凉的前景。然而，当看到紧随队尾，翱翔在这霜风阵阵的寒天时，我的心不由的揪紧了起来。秋虫寒振翅，枯草哀声叹。风飒飒，望断南飞雁。空中南飞的大雁以“人”字形撑开时，尽管眼下秋色霜重，满目山峦红叶漂染。但在它的缕缕情思中，始终缠绕着的是十分明确的目的地。而当人成了“南飞雁”，尽管空有一腔抱负，满身却是伤口滴血的负累。泪洒的离绪里，多少愁思都只能化梦梦中的安慰，谁能告诉栖息之地在何处？雁南飞无垠的天际，霜天一隅，鸣声在渐行渐远。天与地虽能在南边的相连，却不知它们的归宿与归期。

哦，大雁，你的归期如期而来，无意触碰到了身处异乡的旅人心弦，让久在他乡的游子多了一丝牵挂，多了一份思念。让我们彼此坚硬冰冷的心，紧随着雁的鸣叫声逐渐的温润了起来，让爱的心沾满了潮湿和感动。

一只凝望远方的鸟

■于守军

我轻轻地停下了脚步
仰望一棵落尽叶子的树
一只叫不出名字的鸟儿
站在瘦削而笔直的枝梢上
宛如这个冬天最后的花朵
它叽叽喳喳的清亮的叫声
打破了被轻雾笼罩的寂静
更多时候这只鸟一声不响
呆呆地凝望着结冰的河面
凝望着河西岸更远的地方
我猜不透鸟儿小小的脑袋里
到底装着些什么，也许它在想
这个世界为什么突然这么寂寞
花团锦簇的春天何时才能到来
也许它什么也没想，只是站着
用一种凝望的姿态渲染冬的寂寞
就像树下这个微笑着仰望它的人
放下心里的苦和重，放下一切杂念
心无旁骛地想着一只鸟和它的快乐
最终放弃猜测，转身悄悄离开
把一只鸟和一个仰望者的故事
遗落在悄无声息的清冷的河畔
遗落在将被岁月尘封的时光深处

雪漫乡村

■董国宾

一场漫天飞舞的大雪，从梦的缝隙里走来，闯入季节焦渴的眼帘。一片片六角精灵，点点晶莹，如蝶曼舞，把一个个隐秘的心思倾诉于大地，缠绵着北国冬日的莹洁和圆润。雪，落在城市，城市的粗狂和豪放，对翩舞的雪花，没有细致入微的捕捉和感知，大街小巷、公园广场、楼宇庭院没有温存的言语，一片片洁白的雪，被搅得七零八落，支离破碎。雪，落在乡村原野，便有了饱满的诗意，不会作诗的人，也容易被触动。自然，去乡村看雪，便是人们如画的期盼了。

冬天那个惯常的日子里，乡村大地在一片干裂的期待中，迎来了一场雪。雪花，像鸟的翅膀滑过天空，漫过村庄的视野，顿时降在这片裸垦的泥土上，河川、村庄、老槐树、枯井，像一片零乱的羽毛，顷刻间有了共通的语言，记忆里缭绕着表述不尽的眷恋和怀想。

乡村很旧，像一张发黄的纸，乡村很老，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走过来。抒写了千年的河流，在乡村的烟岚里，揣味着悠久和永恒。枝杈峥嵘的村庄和广袤的原野，在漫漫岁月中，一天天长高和延伸。乡村是久远的，一片雪花，落在掌心，瞬间便会消融，短暂和久远的契合，灵光和

永恒的碰撞，不知不觉走进了禅意十足的画境里，于是乡村大地的角角落落便在有雪的冬日里灵动鲜活和朗润起来。

远山，涂抹着深厚的岁月，在苍茫的大地上，当风挺立，风骨傲然，其实它的根扎在乡村。在分不清是山还是村，连成一片的山村里，流动的是村情山韵一脉相承的血脉。雪，是在远山的期待中降临的。风，能把人刮歪，把树拔起，远山唯独喜欢雪。一片片雪花鹅毛一样飘落下来，把一个个毛茸茸的微笑洒在峰巅、山坡和山脚下，皑皑白雪覆盖了山峦，苍松翠柏披上了银装，在层层叠叠的笑意和晶莹中，侧峰怪石不再棱角凌空，突兀峭削，粗粝的隔层里剔除了潦草的写意，几分柔情随雪的拂袖萦曳于雪山。在飘雪的冬天里，山的风骨和旷达，濡染了谈吐优雅的诗韵，注入了钢琴般明亮的音色，远山隆耸的脊梁因此而傲伟，山峰亦因此而圣洁。

万木啜饮村庄的味道，集聚在一个叫森林的地方。百年老树在日月中积淀，由天长地久缓慢形成的沉郁苍茫，和由万物汇集的浩大幽深，把森林的博大气象渲染开来。雪，特别大，一片一片，漫天飞舞。它们不是不作任何打算，而是要在森林这眼井里挖掘出某种深度来。一边捡拾过往的脚印，一边弥望前行的路，铺天

盖地，思绪翻卷，皑皑白雪投下无数个亲昵的诗笺，每条千回百转的林道，每个岁月描摹的轮廓，每棵古树的年轮里，根系中，枝杈上，眉宇间，无不洒满了冰清玉洁的语言，氤氲着雪的体温。森林睁大眼，屏住气，静下心来想事情。想每片雪花的晶莹，揣味每个雪朵挑起的灯盏，凝思莽莽雪原的涌动和燃烧。雪把影子拉得细长，森林在它的影子里扎下根，放逐思想，梳理心情，濡养肌肤，聆听天籁。

村庄，被雪这根粗大的根牵系着，在雪的环抱中，干净得像个童话，生出永久的眷恋和怀想。雪让万物澄明静寂，却让心思繁荣，让记忆丰满鲜活。大雪降临的时候，牛羊不能满院子乱跑，更不能像春天一样遍野追青逐绿，但在长高的村子里，它们有足以果腹的食草，足不出圈便能享受时光，悠然地想一些美好的事情。雪层层叠叠扑向地面，也会从闪出的缝隙里飘进圈栏，变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，闪动在牛羊的记忆里。牛，只是迟钝在外表，它会从瞪大的双眼里，敏锐地感知每一片雪花的清香，捕捉每一个细致的快乐和幸福，把一次次触动，延伸在一声声长长的牛哞里。

雪，静下来，乡村大地一片素洁莹白。农家院落里，灰鸽从穴舍里腾空，拂过墙基、牛棚、草垛，飞起一片牵念，直扑



白马惜日出。冯光福 摄

他在清晨醒来

■韩甫	
他在清晨醒来,和所有人一样 他在清晨去数星星,他想象着海洋 风帆、海鸟和一切故乡 他在清晨醒来,在清晨数星星	
白色的清晨 是他完整的画布,他画下 更白的帆和一个老船长 老船长长着他的相貌	
还有歌声飘荡在海风里 那是一些小小的精灵 那歌声悠扬,像远方的故乡	
他把故乡叫起来,在清晨一起 数着星星,驾着海船 他们一起远行,像那歌声	

那一片杨树林

■路来森

天空晴朗，风不大，一个难得的冬日的好天气。
一个人，行走一片杨树林里，感觉，很幽深，很苍茫。
树木，大多有胳膊粗了，树叶，已然落尽。只有杨树的枝，纵横交错地伸展着，把天空，划成一隙，一方，一罅。不再像夏天那样拥挤，粘稠，树木间，呈现一派疏朗的景象。举首望天，天空，是一层层的蓝；阳光照耀之下，树枝，闪烁着明朗的色泽，耀人眼目。顺着一棵树向上望去，虽是冬天，枝条，却不燥，每一根枝条，都给人一种滑溜溜的润泽感。生命在流淌，你仿佛能感受到，一棵树，生命中流淌的力量。树干，皱起的皮，形成一只只杨树的“眼睛”。“眼睛”，大睁着，倔强地注视着这个清冷的世界：“眼睛”，沉默着，沉默里，却有一份直视的力量。让人，感受到一种无处逃匿的恐慌；让人觉得，一个人，必得心地坦荡，方敢正视这一只只沉默的“眼睛”。

林子里的鸟儿，大多都飞走了，似乎，只剩下喜鹊和麻雀。一个个的喜鹊窝，垒在树杈间，构成树林的黑色的标点。不时有喜鹊，站立枝头，喳喳地叫几声。叫声，孤独而高远。却也唱响林子的寂寞，给一片树林，带来些许欢喜的情味。麻雀，是成群地飞来的，它们喜欢集中降落在几棵树上，唧唧唧唧地叫做一团。那样的喧闹，那样的夸张，像那些聒噪不休的多嘴妇，长舌男。叫得累了，或者叫得无聊了，就颓然散去。

林子里，寂静依旧，苍苍依旧。树林并不幽暗，太阳的光，从树颠筛下，斑驳地散落在地面上，生发出一种俏生生的柔和。地面上，堆积了一层厚厚

的杨树叶，人行其上，脚步踢踢踏踏地走着，身后，留下的，是唰唰唰的声响。声响，脆弱而又执著，是一种，枯萎的生命的回音，生生地拗着人的心。让人，不能不生发联想，想到春天的娇嫩，夏天的葱郁，秋天的萧索。想到，生命，繁盛之后的衰败；衰败过程里的，那一份份的锥心的悲凉。

偶有风儿吹过，一团团的树叶，便被卷起，旋走。留下，浅浅的落寞。树林，似乎在向幽深处伸展。俯身，捡起一片树叶。叶片已然变得焦黄，干燥而硬脆；但叶片上的筋脉，清晰可见，我看到了树叶里流淌着的那一条条河流。

蓦然，哞嘎嘎的叫声，在树林中传响。抬头，对面，一群羊，一位牧羊的老人，正缓缓移动而来。羊，是绵羊，毛色极白；厚厚的毛，裹住身体，将自己臃肿成一团。老人，头戴一顶棉帽，手中的鞭子，有心无心地挥打着；目光，散漫出一种享受的情味。老人看到了我，我看到了老人，老人向我点点头，我向老人颌颌首。我们，在无言的默契中，传达着自己的情绪。树林太空旷，空旷得难以进行细致的表达。害怕那种细碎啰嗦的表达，打破了树林的岑寂，让人无法消受树林里那份深广的寂寞。

羊，低着头，兀自地寻找着可食之物。羊，并不吃杨树叶，它只是将一层层的树叶拱起，然后，在叶底寻觅着。我终于看清，羊，寻得的一点点的绿，娇娇嫩嫩的。那是枯叶覆盖下的草的嫩芽——生命，在寒冬里，依然存活，生长。

羊群离去，渐行渐远。行到远处，遥视，似片片残雪。

我，想起了雪后的杨树林。林深雪厚，树枝上亦挂满雪。风一吹，雪，吧嗒吧嗒地落下，寂寞，如雪一样的白……

■倪海兰

电视剧里，檀汐把甄嬛的一双玉手，用指甲花包得严严实实。想着那时后宫女人也爱好这个，不禁莞尔。

我的幼年，也是在指甲花包围中度过。凡是有小姑娘的人家，都会在门口种上几株指甲花。花开了，红艳艳，小心摘下，用蓖麻叶包上。再摘几片麻叶，这东西叶质柔韧，用来包指甲，再好不过。如果寻不来麻叶，豆叶也成。当然，不会忘了准备几根细线。材料准备好，开始制作。找个石臼，放指甲花进去，用锤捣烂成红泥。再放上一白矾，如果没有，放点细盐也行，为使红色更长久。包指甲花时，最好两个人。一个人翘着指头，另一个人小心翼翼地，挑起一撮花泥，放到指甲上，用麻叶包好，再缠上细线。十个指头都这样，如法炮制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解开麻叶，看到十指鲜艳如花，宛如凤仙花开满指头。也不怕浸水。过几天再看，鲜艳已褪，余下三分之一红晕，尚留指头，宛如美人脸。

那时候，一到四五月份，指甲花开时节，每个小姑娘伸出手来，几乎都是染得红红的指甲。都以为指甲花只能染指，其实不知道的是，它还有

■李玉霞

秋意盎然，和家人一起漫步林畔，信手拈下一片枯叶，没想到它竟然独自飞走了，带着干枯的颜色，飞向色彩斑斓的天空，它居然是一只蝴蝶。它在空中尽情地舞蹈，自信、欢快。儿子拍着小手欢呼着“会跳舞的叶子，会跳舞的叶子”。百花凋零，万叶始枯的深秋，已难看到色彩绚丽的蝴蝶，而这只飞舞的枯叶蝶却生动了寂寥的秋景，让人心生惊喜。

枯叶蝶十分有趣，它伪装成枯叶来保护自己，不让敌人发现它原来是一只蝴蝶。它的翅膀紧密相生，像两片枯叶，而且还有叶脉，边缘还会破碎，令它看起来更像枯叶。枯叶蝶停下来的时候，双翅竖起，拟态逼真，看起来就像干枯的树叶一样，不易被敌人发现。枯叶蝶飞行时，会有急促的动作，看起来好像风吹枯叶飘落地面一样，很是神奇，被人们公认为伪装高手！

枯叶蝶的伪装原本是为了保护自己，避开

药用。花可以用来治疗灰指甲，瘀血肿痛，风湿性关节炎等。根呢，治疗祛风止痛，活血水肿，跌打损伤。就连它成熟的果实，也对闭经、难产有奇异疗效。这样说来，指甲花几乎全身都是宝。可惜那几年，确实不懂，只为了爱美，却只在那几年。再大一些，都不再兴起包指甲的心了，纵然还是每年都种。有人经过，会唏嘘一声，呀，你们还种着指甲花啊！可不是，纵任它开得红艳似霞，花瓣凋落叶根，也没闲暇怡情，来拾掇收拾十个手指了。再美好的童年，也只是转瞬而过。看着它花瓣落尽，枝上挂着果实，初如纺锤；然后再成黑色球形；等到八月，果实成熟，外壳自行爆裂，种子弹出，自播繁殖。来年，在原地，有几株指甲苗破土而生。

城市里，早已兴起指甲油，白色红色各种颜色尽有。甚至有专门的染甲坊，主人细心的捧着一双双玉手，制出各种花色模样。只是不知对人体有益否？也曾买过瓶装，回来自行染指，刚打开瓶，一股气味涌出，刺鼻。

而染指甲花的芳香日子，早已流逝漫长岁月。看电视，才想起她来。只是，后宫里的女人，染红十指，为了取悦君主。而我们当初的采花、捣花、包花，完全是为了取悦自己，取悦那颗天真烂漫的爱美童年心。

像枯叶蝶那样自由飞舞

猎食它们的鸟儿，可是，它伪装枯叶的外表，却更增加了人们寻找它的兴趣与难度。于是，人们承受在森林里生活几十天的煎熬，不怕蚊虫咬，绞尽脑汁，捕捉枯叶蝶，然后做成蝴蝶标本，高价出售，人们竞相购买。

每次看到枯叶蝶的标本时，总会觉得有些感伤。人类的行为也许是对枯叶蝶善于伪装的不满，抑或是现实的生活过于色彩斑斓，已让人类视觉疲惫了，枯叶蝶那枯黄、颓废、逼近死亡的颜色却显得格外珍贵。

看着空中飞舞的枯叶蝶，这何尝不是生命的一种真实状态呢？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目的，褪去一身的华丽，简简单单地融入自然，简简单单地生活着。

当人们每天绞尽脑汁地变换各种颜色来迎合各色的人群，来追逐形形色色的名利时，何不学学枯叶蝶，简单一点，本真一点，自由一点，飞舞出自己的颜色。即使单一、粗陋，却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那灵动和快乐。